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任嘉春

史部七

明儒學案

傳記類三 總録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明儒學案六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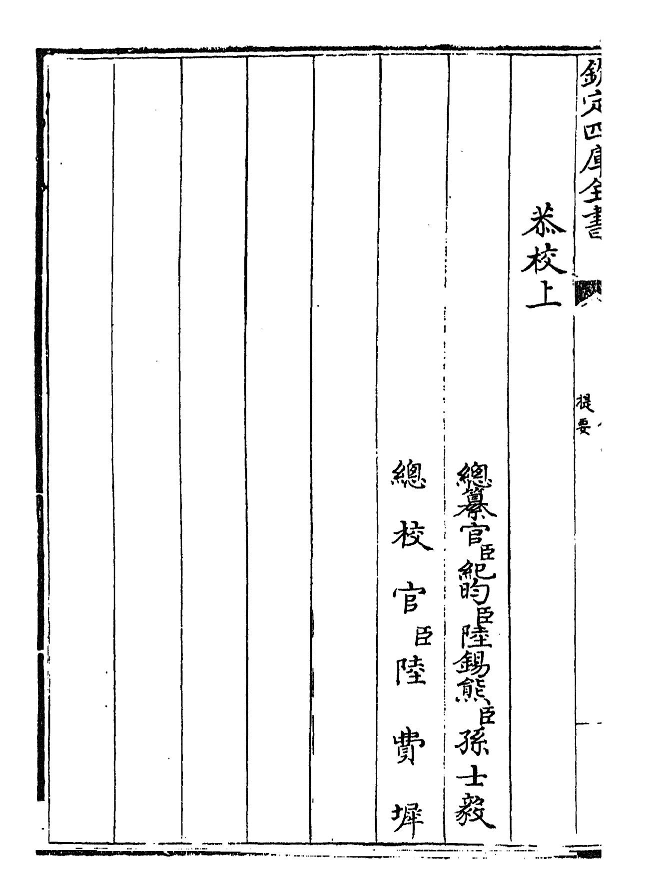
國朝黄宗羲撰初周汝登作聖學宗傳孫奇逢又作理學宗傳宗羲以其書未粹且多所缺遺因搜採明一代講學諸人文集語録辨别宗派輯為此書凡河東學案二卷列薛瑄以

下凡十五人三原學案一卷列王恕以下凡六人崇仁學案四卷列吳與弼以下凡十人白沙學案二卷列陳獻章以下十二人姚江學案一卷列王守仁一人附録二人浙中相傳學案五卷列徐愛以下十八人江右相傳學案九卷列鄒守益以下二十七人附録六人南中相傳學案三卷列黃省曾以下十一人楚中學案一卷列蔣信等二人北方相傳

學案一卷列穆孔暉以下七人閩越相傳學案一卷列薛侃等二人止修學案一卷列李材一人泰州學案五卷列王艮以下十八人甘泉學案六卷列湛若水以下十一人諸儒學案上四卷列方孝孺以下十五人諸儒學案中七卷列羅欽順以下十人諸儒學案下五卷列李中以下十八人東林學案四卷列顧憲成以下十七人蕺山學案一卷列劉宗

周一人而以師說一首冠之卷端列方孝孺以下十七人大抵朱陸分門以後至明而朱之傳流為河東陸之傳流為姚江其餘或出或入總往來於二派之間宗羲生於姚江欲抑王尊薛則不甘欲抑薛尊王則不敢故於薛之徒陽為推重而陰致微詞于王之徒外示擊排而中存調護夫二家之學各有得失及其末流之獘議論多而是非起是非起而

朋黨立恩讐轇轕毀譽糾紛正嘉以還賢者不免蔓延及于明季而其禍遂中於國家講學諸儒寔不能辭其責宗羲此書猶勝國門户之餘風非專為講學設也然於諸儒源流分合之故敘述頗詳猶可考見其得失知當時黨禍所由來是亦千古之炯鑑矣卷端仇兆鼇序及賈潤所評皆持論得平不阿所好併録存之以備考鏡焉乾隆四十三年三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明儒學案原序

盈天地間皆心也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故窮天地萬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後之學者錯會前賢之意以為此理懸空於天地萬物之間吾從而窮之不幾於義外乎此處一差則萬殊不能歸一夫茍工夫着到不離此心則萬殊總為一致學術之不同正以見道體之無盡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勦其成說以衡量古今稍有異同即詆之為離經畔道時風衆勢不免為黃

芽白葦之歸耳夫道猶海也江淮河漢以至涇渭蹄涔莫不晝夜曲折以趨之其各自為水者至於海而為一水矣使為海若者汰然自喜曰咨爾諸水導源而來不有緩急平險清濁遠近之殊乎不可謂盡吾之族類也盍各返爾故處如是則不待尾閭之洩而蓬萊有清淺之患矣今之好同惡異者何以異是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於講學余妄謂過之諸先生學不一途師門宗旨或析之為數家終身學術每久之而一變

氏之學程朱闢之未必廓如而明儒身入其中軒豁呈露用醫家倒倉之法二氏之葛藤無乃為焦芽乎諸先生不肯以朦朧精神冒人糟粕雖淺深詳畧之不同要不可謂無見於道者也余於是分其宗旨別其源流與同門姜定庵董無休操其大要以著於篇聽學者從而自擇中衢之罇持瓦甌樿杓而往無不滿腹而去者湯潛庵曰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也陳介眉曰學案如王會圖洞心駭目始見天王之大總括宇

宙書成於丙辰之後許酉山刻數卷而止萬貞一又刻之而未畢壬申七月余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中寓書言北地賈若水見學案而嘆曰此明室數百歲之書也可聽之埋沒乎亡何賈君亡其子醇庵承遺命刻之嗟乎余於賈君邈不相聞而精神所感不異同室把臂余則何能顧賈君之所以續慧命者其功偉矣黃宗羲序

明儒學案發凡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狹陋嘗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為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襍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羲是書而後知兩家之

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别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蠒絲無不辨晰眞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闢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眞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羲言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薈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

集纂要鈎元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

儒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要貫串到青源南嶽夫子既焉不學濂溪無待而興象山不聞所受然其間程子之至何王金許數百年之後猶用高曾之規矩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故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為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名總列諸儒之案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

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為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即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影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狼籍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羲反以此書得罪於

天下矣

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尚容陸續訪求即義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齊諸公集皆不曾採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師說

方正學孝孺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為慮王道為

心者絶少宋没益不可問先生禀絶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有明啓運千載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為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

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為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衆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

過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

雖謂先生為中庸之道可也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傳特從古册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體其撰反而求之吾心即心是極即心之動静是陰陽即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而一以事心為入道之路故其見雖徹而不玄學愈精而不襍雖謂先生為今之濂溪可也乃先生自譜其

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極之理即此而是蓋見道之難如此學者愼毋輕言悟也哉　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嘗稱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至道統之傳則斷自澠池曹先生始上章請從祀孔子廟庭事在正德中愚謂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

薛敬軒瑄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之儒歟然先生為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景皇易儲先生時為大理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及于肅愍之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於此而先生亦已憴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

古人全體大用儘多缺陷特其始終進退之節有足稱者則亦成其為文清而已閲先生讀書錄多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葢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弟一事及為石亨跋族譜稱門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無得久竊虛名之語一時名流盡譁恐未免為羽

毛起見者予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弟之時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難以囚服見有司絶無矯飾此則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共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及卒必千里赴弔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當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稱謂語言

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　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人之心精者至於學之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為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記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

功可為先生寫照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余嘗僭評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陳剩夫真晟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惜未窺先生全書

周小泉蕙

愚按非聖勿學惟聖斯學二語可謂直指心源段容思先生堅

訓小泉先生語而兩人亦獨超語言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學之即是故先生亦止言學聖段先生云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巳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時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

陳白沙獻章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鳶

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户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端倪向求之典册累年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與纔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潑地

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魄者近是今考先生証學諸語大都説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設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陳克菴選

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

盡見於張聚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先生也至矣文肅好古信道真不愧先生友者文肅先生鄉友謝公鐸鳴治

羅一峯倫

愚按一峯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者也求之不可得則尚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謦欬也而欷嘘企羡至為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

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真至剛至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予之所好者也此可為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既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蔡虛齋清

先生闇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曠之後一以六經為入門四子為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真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慥慥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視先生猶子夏之於曾子玉夫清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薦羅整菴王陽明呂涇野陳

白沙則其聲氣所感通可知俟再考以入 月湖楊廉號 玉夫丁璣字

王陽明守仁

先生承絶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為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為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静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騖務華而絶根之病可謂震霆啓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

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牴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逃之後乃覓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即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為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為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即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只是

獨知時本非元妙後人强作元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牴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即格致為誠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喫緊處皆不越慎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啓亦自

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為廓然聖路無疑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啓後學獵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踔絶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屬纊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纔做得數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與然而源

淵分合之故亦畧可覩云

鄒東廓守益

按鄧文潔公稱陽明必為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槩多矛盾其説而獨有取於念菴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為良知以戒懼謹獨為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自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然守聖矩無少畔援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寔曰先生之教率賴以

不敝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菴收攝保聚之說實遡諸此

王龍溪畿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玄如此則致良

知三字著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為教外之别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横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界專理會生死一事無惡可去并無善可為止餘真空性地以顯真覺從此悟入是為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吾慾薫染頭出頭没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為濟惡之津梁耳先生孜孜學道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沿門持鉢習

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是惡只口中勞勞行脚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尊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雖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戈入室可也

羅整菴欽順

愚按先生之學始由禪入從庭前柏樹子話頭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

也始知佛氏以覺為性以心為本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說而求之積二十年久始有見於所謂性與天道之端一口打并則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知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見如此亦可謂苦且難矣竊思先生所謂心目之間者不知實在處而其本之末末歸本者又孰從而之之歸之乎理之分殊即孔子一貫之旨其

要不離忠恕者是則道之不遠於人心亦從可決矣乃先生方斷斷以心性辨儒釋直以求心一路歸之禪門故寧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處理於不外不內之間另呈一心目之象終是泛觀物理如此而所云之之歸之者亦是聽其自知之而自歸之於我無與焉則亦不自覺其墮於恍惚之見矣考先生所最得力處乃在以道心為性指未發而言人心為情指已發而言自謂獨異於宋儒之見且云於此見得分明則無往而不

合試以先生之言思之心與性情原只是一人不應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緣先生認定佛氏以覺為性謂覺屬已發是情不是性即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無惟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萬物之表謂天下無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貫而後授之誠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是則幾以性為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嘗見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外乎心果在內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猶之理與氣而其終不可

得而分者亦猶之乎理與氣也先生既不與宋儒天命氣質之說而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謂理即是氣之理是矣獨不曰性即是心之性乎心即氣之聚於人者而性即理之聚於人者理氣是一則心性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於一分一合之間終有二焉則理氣是何物心與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間既有箇合氣之理又有箇離氣之理既有箇離心之性又有箇離性之情又烏在其為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釋氏本

心自是古人鐵案先生娓娓之言可為大有功於聖門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至流而為釋先生不免操因噎廢食之見截得界限分明雖足以洞彼家之弊而實不免抛自身之藏考先生於格物一節幾用却二三十年工夫迨其後即説心説性説理氣一字不錯亦只是説得是形容得著於坐下毫無受用若先生莊一静正德行如渾金璞玉不愧聖人之徒自是生質之美非關學力先生嘗與陽明先生書云

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誠意正心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嗚呼如先生者真所謂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門且在終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質早尋向上而進之宜其優入聖域而惜也僅止於是雖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釐之差而終之苦難一生擾擾到底者幾乎千里之謬蓋至是而程朱之學亦弊矣由其說將使學者終其身無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

夫而後得而得已無幾視聖學幾為絶徳此陽明氏所以作也

呂涇野柟

愚按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為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觀其出處言動無一不規於道極之心術隱微無毫髪可疑卓然閔冉之徒無疑也異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尚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髪千鈞時先生講

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

孟雲浦化鯉　孟我疆秋　張陽和元忭

愚按二先生如冰壺秋水兩相輝映以紹家傳於不墜可稱北地聯璧吾鄉文恭張先生則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者乎讀二孟行張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嘗有壯哉行贈鄒進士遣戍貴陽其為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得而見之矣文恭與同鄉羅文懿為筆硯友

其後文懿為會試舉主文恭自追友誼如昔亦不署門生文懿每憾之文恭不顧廷對係高中元讀卷後相見亦不署門生其矯矯自立如此文恭又與鄧文潔交莫逆及其没也文潔祭以文稱其好善若渴以天下為已任云

羅念菴洪先　趙大洲貞吉　王塘南時槐　鄧定宇以讚

按王門惟心齋氏盛傳其説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

之曰自然曰學樂末流衍蔓浸爲小人之無忌憚羅先
生後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爲致良知符決故
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静無欲爲宗旨可爲衛道
苦心矣或曰先生之主静不疑禪歟曰古人主教皆權
法王先生之後不可無先生吾取其足以扶持斯道於
不墜而已况先生已洞其似是而出入之逃楊歸儒視
無忌憚者不猶近乎趙王鄧三先生其猶先生之意歟
鄧先生精密尤甚其人品可伯仲先生

羅近溪汝芳

鄧先生當土苴六經之後獨發好古精心考先聖人之遺經稍稍補綴之端委纚然挽學者師心誣古之弊其功可謂大矣乃其學實本之東廓獨聞戒懼謹獨之旨則雖謂先生為王門嫡傳可也余嘗聞江西諸名宿言先生學本修羅先生本悟兩人斷斷爭可否及晚年先生竟大服羅先生不覺席之前也考其祭羅先生文略見一班則羅先生之所養蓋亦有大過人者余故擇其

喫緊眞切者載於篇令後之學莽蕩者無得藉口羅先生也

李見羅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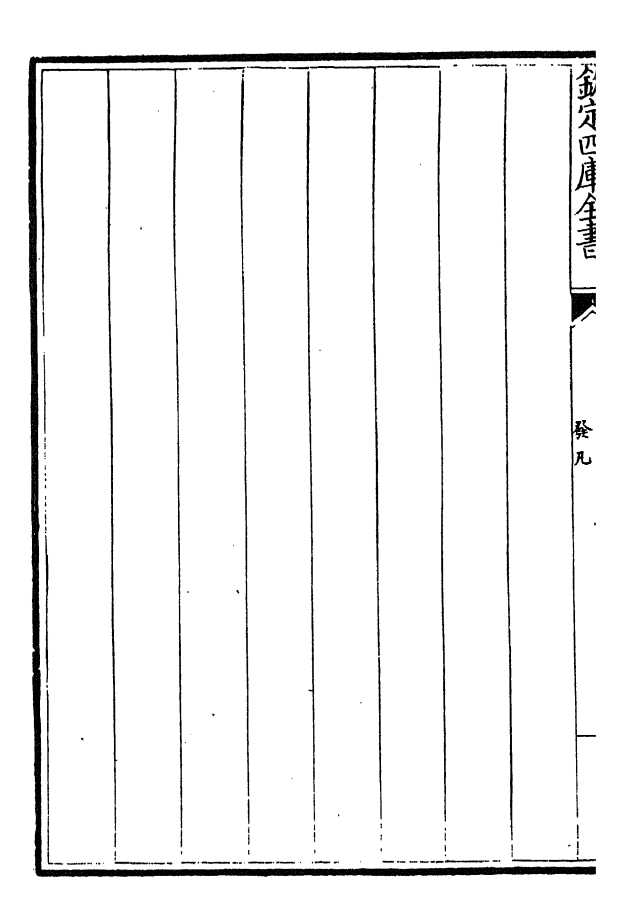
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諄諄以止修二字壓倒良知亦自謂考孔曾俟後聖抗顏師席率天下而從之與文成同昔人謂良知醒而蕩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據實也然亦只是尋將好題目做文章與坐下無與吾人若理會坐下更何良知止修分別之有先生氣魄大

以經世為學酷意學文成故所至以功名自喜微叩其歸宿往往落求可求成一路何敢望文成後廛大學一書程朱説誠正陽明説致知心齋説格物盱江説明明德釗江説修身至此其無餘藴乎

許敬菴孚遠

余嘗親受業許師見師端凝敦大言動兢兢儼然儒矩其密繕身心纎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子弟輩肎然静坐輒追數平生酒色

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證其所學篤實如此



明儒學案卷一

餘姚　黄宗羲　撰

河東學案

河東之學悃愊無華恪守宋人矩矱故數傳之後其議論設施不問而知其出於河東也若陽明門下親炙弟子往往背其師說亦以其言之過高也然河東有未見性之譏所謂此心始覺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語可見無事張皇耳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薛思菴先生敬之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文簡呂涇野先生柟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郛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河東學案一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薛瑄字德温號敬軒山西河津人母夢紫衣人入謁而生膚理如水晶五臟皆見家人怪之祖聞其啼聲曰非常兒也自幼書史過目成誦父貞為滎陽教諭聞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魏純字希文山東高密人范俟考）俾先生與之遊處講習濂洛諸書嘆曰此問學正路也因盡棄其舊學父移教鄢陵先生補鄢陵諸生中河南永樂庚子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宣德初授監察御史三楊欲識其面

令人要之先生辭曰職司彈事豈敢私謁公卿三楊嗟歎馬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通宵不寐遇有所得即便劄記正統改元出為山東提學僉事先力行而後文藝人稱為薛夫子時中官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以先生對召為大理寺正卿三楊欲先生詣振謝不可又令李文達傳語先生曰德遠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某所不能為也已遇振於東閣百官皆跪先生長揖不拜振大恨之會有獄夫病死

妾欲出嫁妻弗聽妾遂謂夫之死妻有力焉先生發其誣都御史王文承振意劾爲故出先生廷折文文言囚不服訊繫獄論死先生讀易不輟覆奏將決振有老僕者山西人也泣於竈下振怪問之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耳振問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鄉人也具言其平生狀振惘然立傳旨戍邊尋放還家景泰初起南京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不得火有粟者之廬王文坐以謀叛先生抗疏辯之文謂人曰此老崛强猶昔中官金英

奉使道出南京公卿餞於江上先生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壬申秋以原官召入英廟復辟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于忠肅王宫保就刑先生謂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上召閣臣入議先生言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同列皆無言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殺人以為功仁者不為也一日召對便殿上衣冠未肅先生凝立不入上知之即改

衣冠先生乃入上惡石亨專徐天全李文達許道中退朝謂耿都御史令御史劾之先生謂諸公曰易戒不密春秋譏漏言禍從此始矣未幾諸公皆下詔獄上以先生學行老成甚重之一日奏對誤稱學生眷注遂衰先生亦知曹石用事非行道之時遂乞致仕臨行岳季方請教先生曰英氣太露最害事後季方敗憶先生之言曰正乃先生之罪人也居家八年從學者甚衆天順八年甲申六月十五日辛年年七十有六留詩有七十六年

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先生以復性為宗濂洛為鵠所著讀書錄大概為太極圖說西銘正蒙之義疏然多重複雜出未經刪削蓋惟體驗身心非欲成書也其謂理氣無先後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不可易矣又言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以日光飛鳥喻之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

息之時義竊謂理為氣之理無氣則無理若無飛鳥而有日光亦可無日光而有飛鳥不可為喻葢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氣無窮盡理無窮盡不特理無聚散氣亦無聚散也以小德川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氣為方來之氣亦不以已往之理為方來之理不特氣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先生謂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喻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義竊謂仁人心也心之所以不得為理者由於昏

也若反其清明之體即是理矣心清而見則猶二之也此是先生所言本領安得起而質之乎崔後渠言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往豈不愈於抗而得禍與于忠肅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爭之矣爭不得即以此事而去尤為光明俊偉正統四年南安知府林竿言比者提學薛瑄以生員有疾罷斥者追所給廩米臣以為不幸有疾罷之可也至於廩給糜費於累歲而追索於一朝固已難矣父兄不能保子弟之

無疾今懲償納之若孰肯令其就學上是之先生出處大節豈後學所敢輕議而盡美不能盡善所云連得間矣成化初謚文清隆慶五年詔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薛子

讀書錄統體一太極即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即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即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即小德之川流　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亦無太極　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　為學之要莫切

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者便是人欲

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

欲而中立者也　易傳曰易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如

人之一動一靜皆變易也而動靜之合乎理者即道也

所以陰陽變易者固理之所為而理則一定而不易

所謂恒也　少欲覺身輕　心中無一物其大浩然無

涯　先儒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如君之仁臣之敬父

之慈子之孝之類皆在物之理也於此處各得其宜乃

處物之義也　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某事為仁某事為義某事為禮某事為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　為政以法律為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巳又可治人　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巳最難　性非特具於心者為是凡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皆是也非特耳目口鼻手足動靜之理為是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也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凡聖賢之書所載者皆道理之名也至於天地萬物所具者皆道

理之實也書之所謂某道某理猶人之某名某姓也有是人之姓名則必實有是人有是道理之名則必有是道理之實學者當會於言意之表　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甚心體浩然若天地之廣大蓋欲少則氣定心清理明其妙難以語人　無形而有理所謂無極而太極有理而無形所謂太極本無極形雖無而理則有理雖有而形則無此純以理言故曰有無為一老氏謂無能生有則無以理言有以氣言以無形

之理生有形之氣截有無為兩段故曰有無為二　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其人倫之理即性也佛氏之學曰明心見性者彼既舉人倫而外之矣安在其能明心見性乎若果明心見性則必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必不舉人倫而外之也今既如此則偏於空寂而不能真知心性體用之全審矣　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蓋性即理而天即理之所從出人能知性知天則天下之

理無不明而此心之理無不貫苟不知性知天則一理不通而心即有礙又何以極其廣大無窮之量乎是以知盡心工夫全在知性知天上　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行此理　無欲非道入道自無欲始　舉目而物存物存而道在所謂形而下形而上是也　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已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太極一圈中虛無物蓋有此理而實無形也　常沈静則含畜義理而應事有力　少言沈默最妙　厚重静定寛緩進德之基

無欲則所行自簡　敬則中虛無物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短長　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事已往不追最妙　人能於言動事為之間不敢輕忽而事事處置合宜則浩然之氣自生矣　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　心常主靜物來應之　費是隱之流行處隱是費之存主處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如陰陽五行流行發生萬物費也而其所以化生之機不可見者隱也　矯輕警惰只當於

心志言動上用力　須是盡去舊習從新做起張子曰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余在辰州府五更忽念己德所以不大進者正為舊習纏繞未能掉脫故為善而善未純去惡而惡未盡自今當一刮舊習一言一行求合於道否則匪人矣　若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　一念之非即過之一動之妄即改之　心虛有内外合一之氣象　俯仰天地無窮知斯道之大覺四海之小矣　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

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　凡大小有形之物皆自理氣至微至妙中生出來以至於成形而著

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至也廣大堅固　一念之差心即放纔覺其差而心即正　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人性分而言之有五合而言之則一一不可見而五則因發見者可默識也　須知已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　夫子所謂一即統體之太極也夫子之所為貫即各具之太極也

主一則氣象清明二三則昏昧矣　將聖賢言語作一塲話説學者之通患　志動氣多為理氣動志多為欲　學至於心中無一物則有得矣　言不謹者心不存也心存則言謹矣　余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即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為之亦其性然　言動舉止至微至粗之事皆當合理一事不可苟先儒謂一事苟其餘皆苟矣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糅之渣滓也　天之氣一著

地之氣即成形如雪霜雨露天氣也得地氣即成形矣纔敬便查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即萌不勝其小矣　知止所包者廣就身言之如心之止德目之止明耳之止聰手之止恭足之止重之類皆是就物言之如子之止孝父之止慈君之止仁臣之止敬凡之止友弟之止恭之類皆是葢止者止於事物當然之則則即至善之所在知止則靜安慮得相次而見矣不能知止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猶迷方之人揺揺而

莫知所之也　知止則動靜各當乎理　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即有欠缺間斷　程子性即理也之一言足以定千古論性之疑　人惻然慈良之心即天地藹然生物之心　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心一操而羣邪退聽一放而群邪並興　纔收斂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義理便是窮理二者交資而不可缺一也

居敬有力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則居敬愈固　初學時見居敬窮理為二事為學之久則見得居敬時敬

以存此理窮理時敬以察此理雖若二事而實則一矣　人不持敬則心無頓放處　人不主敬則此心一息之間馳騖出入莫知所止也　不能克巳者志不勝氣也　讀書以防簡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處事了不形之於言尤妙　廣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主不可因彼之擾擾而遷易也　心細

密則見道心粗則行不著習不察　學不進率由於因循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究竟無言處方知是一源　不識理名難識理須知識理本無名　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陋至鄙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工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　心一放即悠悠蕩蕩無所歸著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

他書心乃有入　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理也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是也天理在人如仁義禮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貞之命是也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　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如太極動而生陽動前便是靜靜便是氣豈可説理先而氣後也　心一收而萬理咸至至非是外來也蓋常在是而心存有以識其妙耳心一放而萬理咸失失非向外馳也蓋雖在是而心亡無以察其妙耳　朱子曰聚散者氣也若理只

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　理既無形安得有盡有形者可以聚散言無形者不可以聚散言　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虛中則實氣是也　一切有形之物皆呈露出無形之理來所謂無非至教也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為安矣　心存則因器以識道　看來學者不止應事處有差只小小言動之

間差者多矣　心無所止則一日之間四方上下安往而不至哉　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昏則反是　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已者便是　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於此可見　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

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　三代之治本諸道漢唐之治詳於法　細看植物亦似有心但主宰乎是使之展葉開花結實者即其心也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即是渣滓消融未盡　人只於身内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初無内外也　不可將身外地面作虛空看葢身外無非真實之理與身内之理渾合無間也　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彼此元不移也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已道理分散與人只

是物各付物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　此理真實無妄如天地日月風雲雨露草木昆蟲陰陽五行萬物萬事皆有常形定則亘古今而不易若非實理為之主則歲改而月不同矣　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理明則心定　順理都無一事　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知言者書無不通理無不明之謂　學至於約則有得矣　天下無無理之物無無物之理　凡所為當下即求合理勿

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心有毫髪所繫即不得其平　氣無涯而形有限故天大地小　必使一言不妄發則庶乎寡過矣　人只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不是壞了仁義禮智信若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做得是便是仁義禮智信之性詩所謂有物有則孟子所謂踐形者是也　仁是嫩物譬如草木嫩則生老則枯　知至至之窮理也知終終之盡性以至於命也　博文知崇也約禮禮卑也　分外之事一毫

不可與　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怒至於過喜至於流皆暴其氣也

大而人倫小而言動皆理之當然纔有有為之心雖所行合理亦是人欲　絶謀利計功之念其心超然無係　立得脚定却須寛和以處之　習於見聞之久則事之雖非者亦莫覺其非矣　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克已視聽言動之合禮處便是復禮　知覺不可訓仁所以能知覺者仁也　教人言理太高使人無可依據

四方上下往來古今實理實氣無絲毫之空隙無一息之間斷　為學不實無可據之地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事隨處省察於言動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必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　心虛能涵萬理　繼之者善化育之始流行而未已陽也成之者性人物稟受一定而不易陰也　靜坐中覺有雜念者不誠之本也惟聖人之心自然真一虛靜無一毫之雜念　循理即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體各

順其則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　順理心安身亦安矣　事來則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常存心於義理久久漸明存心於閑事即於義理日昧矣　凡涉於有為者皆氣其無為者道體也　心常存即默識道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心苟不存茫無所識其所識者不過萬物形體而已　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蓋纔有理即有象初非懸空之理與象分而為二也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

有得　篤志力行而不知道終是淺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　在一心之理與在萬事之理本無二致惟聖人一心之理能通萬事之理者以其純乎天理之公也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動靜各止於理而不知有人我也　物格是知逐事逐物各為一理知至是知萬物萬事通為一理　孟子之知言即大學之物格知至

道也　孟子之知性即大學之物格盡心即知至也　道無處不在故當無處不謹　天道流行命也命賦於人性也性與心俱生者也性體無為人心有覺故心統性情　不責人即心無凝冰焦火之累　天地間理無縫隙實不可分　元者善之長亨利貞皆善也仁為善之長禮義智皆善也性命一理也有善而無惡也明矣中庸言明善不言明性善即性也　雜慮少則漸近道心每有妄發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一息之運與

古今之運同一塵之土與天地之土同一夫之心與億兆之心同　致知格物於讀書得之者多　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專論性不論氣則性亦無安泊處此不備也專論性不論氣則雖知性之本善而不知氣質有清濁之殊此不備也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有二說如告子以知覺運動之氣為性而不知性之為理此不明也如論氣質有清濁之殊而不知性之本善此不明也二之則不是葢理氣雖不相雜亦不相離天下無無氣之

理亦無無理之氣氣外無性性外無氣是不可二之也若分而二是有無氣之性無性之氣矣故曰二之則不是　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謂若無誠心則四端亦無矣故學道以誠心為本　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閻禹錫字子與洛陽人年十九舉正統甲子鄉試明年授昌黎訓導母喪廬墓詔旌於門聞薛文清講學往從

之遊補開州訓導遂以所受於文清者授其弟子人多化之李文達薦為國子學正轉監丞干謁不行謫徽州府經歷尋復南京國子助教監丞超陞御史提督畿內學政勵士以原本之學講明太極圖説通書使文清之學不失其傳者先生之力也成化丙申卒所著有自信集或問先生與白良輔於文清文清曰洛陽似此兩人也難得但恐後來立脚不定往别處走覩先生所立雖未知所得深淺亦不負文清之所戒矣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張鼎字大器陜之咸寧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出知太原府晉山西叅政仍署府事轉河南按察使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入為戸部右侍郎乙卯卒於家年六十五先生少從父之任蒲州得及薛文清之門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踰越文清殁後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較正凡數年始得成書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段堅字可久號容思蘭州人也年十四為諸生見陳緱山明倫堂上銘群居慎口獨坐防心慨然有學聖之志於是動作不苟正統甲子領鄉薦已巳英宗北狩應詔詣闕上書不報自齊魯以至吳越尋訪學問之人得閻禹錫白良輔以泝文清之旨踰年而歸學益有得登景泰甲戌進士第歸而讀書越五年出知福山縣以絃誦變其風俗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六載

而治行鬱然可觀李文達薦之擢知萊州府以憂去補南陽府建志學書院與人士講習濂洛之書其童蒙則授以小學家禮祀烈女逬巫尼凡風教之事無不盡心八年而後歸成化甲辰卒年六十六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贊者在此其形於自得者詩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緑楊烟外兩三聲先生雖未嘗及文清之門而郡人陳祥贊之曰

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則固私淑而有得者也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張傑字立夫號默齋陝之鳳翔人正統辛酉鄉薦授趙城訓導以講學為事文清過趙城先生以所得質之文清為之證明由是其學益深丁外艱服闋遂以養母不出母喪畢為責躬詩曰年紀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無復有仕進意其工夫以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為的用五經教授名重一時當

道聘攝固城學事先生以鄉黨從遊頗衆不能遠及他方辭之段容思贈詩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先生荅詩亦有今宵忘寢論収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有勸先生著書者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為之未晚成化壬辰十月卒年五十二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王鴻儒字懋學號凝齋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南戸部主事出為山西提學僉事進副使孝宗與劉大

夏論人才曰藩臬中如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大夏對曰
此人才學不易得誠如聖諭正德初致仕已已起國子
祭酒不數月憂去服除改南户部侍郎召入吏部時冢
宰為陸完喜權術先生諷之曰惟誠與直能濟國事趨
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未幾完果敗辛酉陞
南户部尚書宸濠反武宗南巡勤勞王事疽發背卒先
生書法端勁少未為人知里人有為府史者嘗以其書
置府中知府段堅偶見而奇之史對曰里中王生書也

堅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塵埃人物遂收之門下故先生之學本之段氏

凝齋筆語乾道變化者五月一陰生乾道變矣六月二陰生乾道再變矣至十月則乾道變極陽盡而純陰以成坤卦所謂化也此正秋冬之時百穀草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乾之利貞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六虛位自子至巳也六龍六陽爻自初九至上九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陽之六位以

時而成自十一月一陽生則畫一剛於初位是乘以一龍也十二月二陽生則畫一剛於二位是乘以二龍也餘四位四畫準此乘乃加乘之乘猶加載也天之六陽時序如此聖人加畫乾卦亦如此所以御天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以七者贊乾之德剛言其不屈健言其不息中言其無過不及正言其不偏不倚純言其不二粹言其不雜精則進乎粹矣純粹精譬如粳米中無粟米便是純也粳米雖純矣若顆粒有大小

便是不粹一一勻稱便是粹矣米雖勻稱炊飯有不香者便是不精炊飯又香乃是精也愚嘗以為剛健中正純粹精七者皆是替乾　乾初九文言曰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此言初九君子固守不屈之節然也拔者掣而出之如蛇龍屬也蛇入穴人見其尾雖抜之幾斷亦不肯出此亦可以證潛龍之確乎不拔也　陽主笑陰主哭故同人號咷指六二笑指九五也　撝謙行之謙也鳴謙言之謙也　觀雷出地奮豫則雷在地中可推

矣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盡而治矣奉身而隱也　澤中有雷雷之蟄也故君子體之嚮晦入宴息　噬嗑震下離上彖曰雷電合而章始以雷電為一物謂電即雷之光也及觀歴候八月雷始収聲十月亡電則相去兩月乃知非一物矣雷得電而聲愈震電得雷而光愈熠故曰雷電合而章　君子得輿小人剝廬陽為君子陰為小人皆就在上一位而言君子居之則為得輿上九之陽不動衆陰共載一陽也小人居之則為剝廬上九

亦變而為陰羣陰失庇也五陰如輿一陽如廬　大過

象棟橈本末弱也先儒所謂人主之職在論一相者信

哉　六十四卦者八卦之藴也八卦者兩儀之藴也兩

儀者太極之藴也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萬世格言

也　下武自三后言之也三后在天武王在下故曰下

武衛武公諸侯也其詩乃見於雅葢為王卿士時也

載色載笑色怒也載色以怒而復載笑非怒也乃教也

匪怒應載色伊教應載笑　虞夏雍州貢道浮于積石

至于龍門西河自今日觀之則漕運當由北中行者千里由是知唐虞北邊疆境尚遠在河外也　左氏隱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按夏四月正麥熟之時故曰取温之麥若依趙氏謂時月皆改則此當為夏之二月豈可取麥者乎　周之郊祀亦有迎尸以為迎后稷之尸也然據禮家說祭山川皆有尸則恐祭天亦有尸也　或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文公先生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

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　罍尊陽也在阼犧尊陰也在西堂上以陽為主也縣鼓陽也在西應鼓陰也在東堂下以陰為主也　魏主嗣常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此以左氏載日食曰魯衛當之者同是日食之災誠有分野　史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姓名以待用令有若人乎宜賢才之日遺也見方虛谷撰呂午家傳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親新古

字通用觀左氏石碏之言新間舊作親間舊此可見矣

孔子之謂集大成樂一變為一成尚非大成九成皆畢然後謂之大成　孟子之學明在於事親事長而幽極於知性知天上下本末一以貫之此所以為醇乎醇之儒也彼莊老者幽明二致首尾衡決世儒方且尊以為聖哲豈知道之論乎　顔氏家訓曰夫遥大之物寧可度量日為陽精月為陰精星為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墜為石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焉

星與日月形色同爾日月又當是石也石既牢密烏兎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致堂辨曰考之六經惟春秋書隕石於宋不言星墜為石也既以星為石此皆推臆之說非聖人之言也愚謂日月星辰皆氣之精而麗於天體如火光不能摶執其隕而為石者以得地氣故耳非在天即石也有隕未至地而光

氣遂散者亦不為石也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徙居秦州年二十聽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為蘭州戍卒聞段容思講學時往聽之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之坐講容思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於是篤信力行以程朱自任又受學於安邑李景李景者景泰丙子舉人授清水教諭文清之門人也恭順侯吳瑾總兵於陝聘

爲子師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役其則其軍士也召之不敢不往若使教子則其師也召之豈敢往哉瑾遂親送二子於其家先生始納贄焉肅藩樂人鄭安鄭寧皆乞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感人如此成化戊子容思至小泉訪之不遇留詩而去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脈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埃些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沈疴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

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為有大如天地
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絶後關閩濂洛待君尋
先生以父遊江南久之不返追尋江湖間至揚子而溺
天下莫不悲之門人最著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敬
之自有傳爵字錫之以操存為學仕至保安州判

同知薛思庵先生敬之

薛敬之字顯思號思庵陝之渭南人生而姿容秀美左
腨有文字黑入膚内五歲即喜讀書居止不同流俗鄉

人以道學呼之成化丙戌貢入太學時白沙亦在太學
一時相與並稱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不三四歲積
粟四萬餘石年饑民免流亡逋而歸者三百餘家南山
有虎患倣昌黎之鰐魚為文祭之旬日間虎死蕭家寨
平地暴水湧出幾至沈陷亦為文祭告水即下洩聲如
雷鳴奏課為天下第一陞華府同知居二年致仕正德
戊辰卒年七十四先生從周小泉學常雞鳴而起候門
開灑掃設坐至則跪以請教故謂其弟子曰周先生躬

行孝弟其學近於伊洛吾以為師陜州陳雲逵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吾以為友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先生之論特詳於理氣其言未有無氣質之性是矣而云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氣中靈底便是心則又歧理氣而二之也氣未有不靈者氣之行處皆是心不僅腔子内始是心也即腔子内亦未始不是氣耳

思庵野録心乘氣以管攝萬物而自為氣之主猶天地乘氣以生養萬物而亦自為氣之主　一身皆是氣惟

心無氣隨氣而為浮沈出入者是心也人皆是氣氣中靈底便是心故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　心本是個虚靈明透底物事所以都照管得到一有私欲便却昏蔽了連本體亦是昧塞如何能照管得物　學者始學切須要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氣是如何氣役動心是如何方好著力進裡面去　千古聖賢非是天生底只是明得此心分曉　天地間凡有盛衰强弱者皆氣也而理無盛衰强弱之異先儒謂至誠貫金

石則理足以馭氣矣　德無個大小且指一物始根便是大德發生條達千枝萬柯都是那根上出來便是小德　接事多自能令氣觸動心敬則不能為之累否則鮮不為之累　心之存如海水之不波不存如沙苑之揚漢　仁則是心求仁非一方也但心有所存主處便是求仁觀諸孔門問答可見師之教弟子之學都只是尋討個正當底心心外無餘事　太極圖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之大用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標貼出個心之體用來程子因而就說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包括這兩句　有朋自遠方來與天下歸仁之旨同　活潑潑地只是活動指鳶魚也便見得理氣說得面前活動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模樣　天地無萬物非天地也人心無萬事非人心也天地無物而自不能不物物人心無事而自不能事事　而今天下只是一個名利關住扎了纏住多少俊才可勝歎哉氣化然也　氣化人事不可歧而二之須相參而究之然後

可以知天道消息世道隆替　因天地而定乾坤因卑高而位貴賤因動靜而斷剛柔因方類物羣而生吉凶因天象地形而見變化此聖人原易之張本以示人故曰易與天地準　太極圖雖說理亦不曾離了氣先儒解太極二字最好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象數未形一句說了理形器已具一句却是說了氣恁看理氣何曾斷隔了　雨暘燠寒風之有無見得天無心處風雷變化氣使然也天本

無心以人為心聖人本無心以天處心其未至於聖人者可不盡希天之學乎何謂希天曰自敬始　凡所作為動心只是操存之心未篤篤則心定外物不能奪雖有所為亦不能動此不易之理也　在天之風霜雨露者陰陽之質也在地之草木水石者剛柔之質也在人之父子君臣者仁義之質也陰陽一剛柔也剛柔一仁義也陰陽氣也離那質不得剛柔質也離那氣不得仁義性也離那氣質不得未有無氣之質未有

無質之氣亦未有無氣質之性偶觀杏實會得一本萬殊道理當時種得只是一本如今結了百千萬個不亦殊乎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有甚時了期就見得天命不已氣象出來　古來用智莫過大禹觀治水一事只把一江一河便分割天地　堯舜之世以德相尚故無讖緯術數之可言漢唐以下偽學日滋故有讖緯術數之事　古人之論處家有曰義有曰忍蓋忍字無涯涘義字有正救獨用忍不得獨用義亦不得上下名分不得

不用義出入日用不得不用忠義與忠相濟而後處家之道備矣　孔門優游涵泳只是調護個德性好凡問政問仁問士問禮與行不過令氣質不走作掘得活水出來　夜氣與浩然之氣不同彼以全體言此以生息言但浩然章主於氣牛山章主於性學者互相考之有以知性氣之不相離也　天高地下萬物流行分明個禮樂自然

郡丞李介庵先生錦

李錦字在中號介庵陜之咸寧人受學於周小泉天順壬午舉於鄉入太學司成邢讓深器之讓坐事下獄先生率六館之士伏闕訟寃由是名動京師以主敬窮理為學故然諾辭受之間皆不敢苟居憂時巡撫余肅敏請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肅敏聞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槨先生卻其一曰不可因喪為利也郡大夫賻米以狀無倖字辭之成化甲辰謁選松江府同知後二年卒年五十一

明儒學案卷一